

夏目漱石 文学 主脉研究

李国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夏目漱石文学主脉研究

李国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夏目漱石文学主脉研究

李国栋 著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155 千字

1990 年 5 月第一版 1990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7-301-01118-0/I·0190

定价：3.30 元

前 言

夏目漱石（1867—1916）是日本近现代文学家中的泰斗，是以深广的学识和真挚的态度生活的人。他一生写了大量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随笔、评论、散文诗、短歌、俳句、汉诗、汉文、英文诗，创造了伟大的漱石文学。从质和量的角度看，中长篇小说构成了伟大的漱石文学的主脉。

一般说来，漱石文学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初期（1905年1月—1907年10月）：《我是猫》至《虞美人草》之间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及其前后的评论等。

中期（1908年1月—1914年8月）：《矿工》至《心》之间的长篇小说及其前后的小品、评论等。

晚期（1915年6月—1916年12月）：《世事纷扰》、《明暗》及其之间的评论等。

由此可见，漱石文学的主脉——中长篇小说贯穿了漱石文学的始终。本书的研究对象，就是这贯穿漱石文学始终的主脉——中长篇小说。

在日本，夏目漱石研究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研究成果举不胜举。虽说如此，直至今天需要探讨的课题还有很多。我作为夏目漱石研究界的新成员，作为一名中国的夏目漱石研究者，想在

此参考先学的研究成果，仅就漱石文学主脉发表一点见解。

1982年9月，我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开始专攻日本近现代文学。1983年3月，日本广岛大学教育系教授、文学博士、夏目漱石研究家相原和邦先生来北京大学执教。我有幸聆听了相原和邦先生的讲授，并在课下得到了相原和邦先生的认真指导。在相原先生的栽培与指导下，我终于把漱石文学选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开始了系统的研究。时光如梭，系统研究以来，已经过去七年了。

十几年来，我一直漫读鲁迅文学。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吧，在研究漱石文学的过程中，逐渐感到夏目漱石与鲁迅很相似，并产生了具体地比较这两位作家的想法。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之父，与夏目漱石一样，是以深广的学识和真挚的态度生活的人。如果能对这两位代表各自国家近现代文学的文豪进行比较研究，其意义决不仅仅限于阐明两位文豪及其文学的特质。通过比较研究，我们还可以阐明中日两国近现代文学整体的特质和两国现代化过程的异同。写一部宏大的鲁迅·漱石比较论，这是我的夙愿；这一夙愿，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极大地推动了我的夏目漱石研究。

这本《夏目漱石文学主脉研究》仅仅是实现夙愿——宏大的鲁迅·漱石比较论的第一步。在迈出第一步后，我将继续迈出第二步、第三步……。

愿以此书，向先学、同学求教。

目 录

第一章 《从此以后》和以后的长篇小说	1
第一节 《从此以后》	3
第二节 《门》至《心》	14
第三节 《世事纷扰》与《明暗》	38
第四节 《明暗》与“则天去私”	47
第五节 总结	61
第二章 《从此以后》以前的中长篇小说	67
第一节 《哥儿》	68
第二节 《旅宿》	71
第三节 《立春二百一十天》	78
第四节 《秋风》	82
第五节 《虞美人草》	87
第六节 《矿夫》	95
第七节 《三四郎》	100
第八节 总结	103
第三章 系统把握以后的补论	110
第一节 关于“猫”的立场	110

第二节 关于“大自然”与“小自然”	124
第三节 关于“快乐哲学”	130
第四节 关于漱石文学主脉上的主要女性形象	133
 第四章 结束之际的展开	 156
第一节 初期鲁迅与初期漱石	157
第二节 《野草》与《梦十夜》	176
 附录 夏目漱石年谱	 199

第一章

《从此以后》和以后的长篇小说

——“头脑”与“心灵”的相克及其意义

夏目漱石一生共创作了十五部中篇小说。仔细研读这十五部中篇小说，我们会在《从此以后》至《明暗》的作品系列中发现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每部作品的主人公或主要人物都苦斗、挣扎于“头脑”与“心灵”的相克之中。在《从此以后》至《明暗》的作品系列中，“头脑”和“心灵”是关键词语，一直被作为核心概念使用。这就明确而内发地显示了把这些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的可能性。

已往的作品研究，大致可分为外发性研究和内发性研究。外发性研究是指从作者的家庭、经历、精神构造和时代风云、社会习俗等方面出发的研究；内发性研究是指从作品的关键词语、句子结构、视角、空间构造、时间构造等方面出发的研究。一般说来，外发性研究容易陷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困境。因此，我想以关键词语“头脑”和“心灵”为线索，对《从此以后》至《明暗》这一作品系列进行内发性研究。

我远远未能尽阅那数不胜数的先行文献。不过，就我所知，迄今为止，还没有以关键词语“头脑”与“心灵”的相克为线索的，统构《从此以后》至《明暗》的作品群论发表。

“头脑”与“心灵”的相克，既是关系到独立性、批判性知识分子的生活逻辑的问题，也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深广的社会内容的伦理问题。先学的许多从逻辑、伦理的角度出发的论述，大致都集中于《从此以后》和《世事纷扰》。著名的夏目漱石研究家漱茂茂树先生在《夏目漱石》（东京大学出版会）第四章第二节中写道：

在《从此以后》中，夏目漱石提出了自然与意志（道德）的对立、心情与理性的背反和个人与社会的相克，并把代助放进这产生于上述两难困境的矛盾之中，试图探求位于人的存在根源的迷。

另一位著名的夏目漱石研究家越智治雄先生在《漱石私论》（角川书店）的《世事纷扰的世界》一章作了这样的论述：

最初只被用于健三话中的逻辑一词，不久也被用于妻子的话中，“健三的逻辑不知不觉间变成了同于他的妻子投予他的逻辑的逻辑”（七十一）。而且在这种相对化的过程中，健三的逻辑暴露在了严厉的批判之中。

以上仅是例证。在已往的研究成果中，这种倾向非常明显。当然，并不是说在已往的研究成果中没有从逻辑和伦理角度出发的《心》论或《明暗》论。岂止如此，就连《心》、《世事纷扰》、《明暗》这三部作品的系统论也是有的。我的导师相原和邦先生在力作《漱石文学——表现与思想——》（搞书房）的第一章，以贯穿这三部作品的“逻辑”、“事实”、“真实”等关键词语为线索，系

统地论述了这三部作品。尽管如此，以贯穿《从此以后》以后的七部长篇小说的关键词语“头脑”和“心灵”为线索，系统地论述这七部长篇小说，这恐怕还是以前没有过的。我这样说，仅仅是想到了对已往的漱石研究成果进行新角度的补充。

虽说是新角度的补充，但如果没有先学的研究成果，也是不可能的。我之所以写这一章，实源于相原和邦先生不倦的教诲。从前面提到的有关《心》、《世事纷扰》、《明暗》这三部作品的系统论中，我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即只要找到纯客观的关键词语，就可以内发地、系统地论述漱石文学。总而言之，如果没有相原和邦先生那卓越的三部作品系统论，就没有本书的这一章。

当我们在《从此以后》至《明暗》的作品系列中发现了“头脑”与“心灵”的相克以后，以下两个问题便随之而来了：

- 一、“头脑”与“心灵”的相克是怎样提示出来的？
- 二、“头脑”与“心灵”的相克又是怎样追究下去的？

明确地回答这两个问题，对于阐明夏目漱石的中晚期思想轨迹和中晚期漱石文学的实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在本章中，首先尽可能明确地解答这两个问题，然后在这一基础上，阐明夏目漱石的中晚期思想轨迹和中晚期漱石文学的实质。

第一节 《从此以后》

长篇小说《从此以后》描写了主人公代助的人生转变过程。

“头脑”与“心灵”的相克就是在代助的人生转变过程中提示出来的。

代助是以自己曲线优美而丰满的肉体“自豪”的人。年三十而独身，依靠其父资助过着优裕的生活。受过高等教育，具有“特有的思考力和观察力”。他是明治后期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

在西方近代个人主义的影响下，代助自我觉醒，承认了人的价值。他站在这个立场上，严厉地批判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明治社会，凝视着在这种社会中生活的自己。当朋友平冈问他“为什么不工作”时，他理直气壮地答道：不工作是因为现在的世道不好，是因为日本社会的畸形发展。“日本是个不从西洋借钱就活不下去的国家”，是个为了“挤进一等国的行列”而“打肿脸充胖子”的国家。这一切都“反射到了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精神困惫、身体羸弱、道德沦丧，各种不幸都一一接踵而来。遍观日本国中，没有一寸光明。真是一片黑暗！我一人置身于这种环境之中，又能说什么、做什么呢？都没用啊！”^①

明治维新是以尽快取得能与西洋列强对抗的地位——一等国为目的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社会改革。当时，日本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口号，全面引进西方近代文明。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后进性和明治维新的目的，社会上出现了“浮滑”的风气。从某种意义上讲，确如代助所指出的，整个日本在“打肿脸充胖子”，拼命往一等国行列里挤的过程中，丧失了重心，浮旋起来；日本的民众在“受西洋压迫”，“被酷使得眼花缭乱”之际，

^① 据《夏目漱石全集》（筑摩书房十一卷本）第四卷所收《从此以后》第六节自译。以下的所有引文，均为自译。

丧失了自我。因此，日本是“一片黑暗”。这样观察社会与民众的代助，当然不会去社会上工作。

具有近代思想的代助对封建伦理道德极其反感。他父亲把“诚实”和“热心”当做最高的道德标准，认为：“诚者天之道也”。代助却不这样认为，他“想在‘诚者天之道也’的后面，加上一句‘非人之道也’”。封建伦理道德抹杀了人或者说个人的要素，因此，它与近代社会是不相容的。夏目漱石认为，明治四十年代（1907年以后）的年轻人与他们的父兄不同，已经逐渐放弃了封建的他人本位的立场，站到了近代的自我本位的立场上。代助就是站在自己本位的立场上批判封建伦理道德的。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代助对社会是非常不满的。但是，他并不想改造社会，只“满足于原原本本地接受原原本本的世界，并与其中最适合自己的事物保持接触”。换句话说，他在明治社会这个“脑外世界”中发现了污浊，而且抛弃了这个污浊的世界，住进了自认为充满高尚情趣的“脑中世界”。他认为，自己决不是每日闲逛的“游民”，而是不受社会污染的“上等人种”。

生活于“脑中世界”的代助，尽管在人生观和伦理道德方面与父兄、朋友乃至整个社会乖离，但他丝毫不感到惊讶。他认为：

现代社会只不过是孤立的个人的集合体。大地虽然自然连接，但一在上面盖了房子，马上就变成一块一块的了。住在房子里的人也变成一个一个的了。所谓文明就是使我们孤立起来。（《从此以后》第八节）

在“脑外世界”生活时的代助，曾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但是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冷漠。在他看来，“受到泰西文明的压迫，

在其重压下呻吟，在激烈的生存竞争场里谋生的人们”已经无暇同情别人了。对于任何事物都采取冷漠态度的代助，不得不饱尝近代意味的孤独与苦闷。尽管如此，他仍为自己有此能力而感到自豪：

自己的神经是对自己特有的细致的思考力和敏锐的感受性付出的税金，是在高尚的教育的彼岸发生的痛苦反响，是作为天赋贵族的回报而必然接受的无形惩罚。自己正是忍受了这些牺牲，才成为现在的自己。不，代助有时甚至认为，这些牺牲本身正体现着人生的意义。（《从此以后》第一节）

代助认为自己体验着真实的人生。但是，三千代以直感指出，他的逻辑中有“搪塞成分”。从以上的记述中不难看出，代助的生活态度、人生主张往往发出空洞的音响。实际上，这空洞的音响就是由来自于他的“特有的思考力和观察力”，也就是具有“搪塞成分”的逻辑。

在此，笔者要稍加说明。这个具有“搪塞成分”的逻辑，就是“头脑”与“心灵”的相克中的“头脑”。“头脑”的含义明确以后，“心灵”的含义也自然要加以明确。从以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所谓“心灵”，就是指人的真情实感或事物的实质。

代助依靠“头脑”建立了“脑中世界”，否定了在“脑外世界”实践的意义，对“脑中世界”的生活做出了幸福的判断。此时，他虽然没有察觉“头脑”与“心灵”的相克，但这个相克已经作为俨然存在的事实表现在他身上了。例如，代助的“头脑”虽然对“脑中世界”的生活做出了幸福的判断，但他的“心灵”却深深地感到了寂寞和苦恼。仅仅依靠“头脑”在“脑中世界”生活的代助，虽然饱尝着“头脑”与“心灵”的折磨，但对此毫无

自觉，依然过着自认为高尚的生活。到此为止，是代助的自我肯定时期，是“头脑”压抑“心灵”的时期。

与平冈、三千代重逢以后，生活于“脑中世界”的代助逐渐地发生了变化。首先，他感到了倦怠，随后，便怀疑起已往生活的理论基础“快乐哲学”来。“快乐哲学”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把自己原初的活动当做自己原初的目的。想行走才行走，于是行走就是目的。想思考才思考，于是思考就是目的。如果以另外的目的来行走、思考的话，那就是行走、思考的堕落。与此相同，如果在自己的活动以外另设一个目的的话，那就是活动的堕落。因此，如果把自己的整个活动当做一种手段而使用的话，那就如同自己破坏自己生存的目的。（《从此以后》第十一节）

“快乐哲学”否定了目的论人生观，视手段与目的为同一事物。代助曾经以这种“快乐哲学”圆满地回答过像“自己为什么到这个世界来”这样的问题，但是，与三千代重逢以后，曾经圆满地回答过的问题又作为新的疑问浮上了代助脑海。而且，这次他再也没有勇气以“快乐哲学”回答它了。曾经是充满自信的代助，现在终于“察觉到自己缺乏活力”，打消了“把行为本身作为目的来圆满完成的兴趣”，陷入了茫然自失的状态。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把自己从这种薄弱的生活解救出来的方法”，即按照真情实感，“去见三千代”。至此，代助开始了自我反省。从他的自我反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头脑”的怀疑和对于“心灵”的依赖。

以纤细的感受性自豪的代助，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追求、享受着“美”。这个“美”就是在心情从甲移向乙，又从乙移向丙的过程中感到的快乐。代助认为：“有机会接触所有种类的美，是城

市人的机能”。但是，婚姻扼杀了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艺妓最能享受“美”。当他继续沿着这个方向思考下去时，便得出了世上没有“永恒不渝的爱”的结论。但意外的是，他就在得出这个结论的一瞬间，不由得想起了三千代。

这时，代助怀疑在这个逻辑中是否少算了一个因数。但是，这个因数他无论如何也未能发现。于是，根据这个逻辑，自己对三千代的情爱也变成暂时的了。他的头脑确实承认了这一点，但他的心灵却不敢做出确实如此的附义。（《从此以后》第十一节。着重点是引者加的，下同。）

“头脑”与“心灵”的相克，在此终于被明确地提示出来了。以后，代助逐渐自觉到了自己对三千代的爱，而且由于这个自觉，“头脑”与“心灵”的相克便作为“人法”与“天意”、“意志”与“自然”的对立而浮上了代助的脑海。这里所说的“人法”、“天意”等词，与一般用法不同，都具有特殊的含义。“天意”和“自然”是指忠实于自己或人本身的真情实感；“人法”是指从属于某种具体社会的伦理道德或者说行为规范，“意志”是指对于某种具体社会的伦理道德或者说行为规范的精神反射，即“人法”的感觉表现。封建的伦理道德往往不重视人的内在事实，而重视人的外在义理、惯例和利害关系。因此，一般被叫做外在伦理。这里所说的“人法”和“意志”就是外在伦理，与代助的真情实感是格格不入的。他父亲要强加给他的政略婚姻是不符合他的真情实感的，但是符合外在伦理；他与三千代的爱是符合他们的真情实感的，但是不符合外在伦理。在《从此以后》中，外在伦理意义上的“人法”和“意志”不允许真实的爱的结合，而允许不含爱的结合的持续。代助觉察到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因而面对“是做

自然之子，还是做意志之人”的选择，展开了自我斗争。

原来，代助与三千代是暗自相爱的一对。但在几年前，代助出于“义侠心”把三千代让给了朋友平冈。对于既想满足高尚的“生活欲望”，又想满足高尚的“道德欲望”的代助来说，把意中人让给朋友，这确实使他的高尚的“道德欲望”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是，就在得到这个极大满足的同时，代助变成了外在伦理的俘虏。时光荏苒，几年以后，代助心中被压抑得几乎死去的真情实感——“天意”、“自然”又苏醒过来，与外在伦理——“人法”、“意志”展开了抗争。代助经过激烈的自我斗争，终于在“义侠心”中发现了外在性，在自以为忠实于自己的“脑中世界”里发现了自我欺瞒。代助终于从自我肯定的时期发展到了自我否定的时期。换句话说，“心灵”开始压抑“头脑”了。

经过反复思考，代助下了决心：辞掉父亲想强加给自己的政略婚姻，追求与三千代的爱；毁掉“脑中世界”，重返“脑外世界”——现实社会。“头脑”与“心灵”的相克终于被作为外在伦理与真情实感的社会性对立而具体化了。从这个具体化中就可以明瞭，“头脑”与“心灵”的相克不仅是逻辑问题，而且也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深广的社会内容的伦理问题。

个人主义具有各种各样的倾向。生活于“脑中世界”的代助的个人主义，具有非主体的倾向。“所谓主体，就是指不断超越自己、不断创造自己的运动本身。而且这种不断超越自己、不断创造自己的运动，不与他人接触是决不会发生的”^①。只有在把自己

^① 矶贝英夫《雪国——分析作品的方法》，见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川端康成》（有精堂）。

溶入事实之中的基础上进行努力，自己才能超越自己、创造自己。代助从本质上切断了与“他人”的一切联系，独自钻进了“脑中世界”，因此，他的个人主义失去了主体性，他的自我已经不能作为在社会关系中认识自己、改造自己的原动力而发挥作用了。由此可见，住在“脑中世界”的代助只能过着上述的那种真实而虚伪的生活。

但是现在，代助终于再次觉醒，回到现实社会，开始了追求新生的战斗。也就是说，他经过了自我否定的阶段，进入了更高一级的肯定阶段。首先，他想与三千代确认真挚纯洁的爱。他买了许多洁白的百合花，等待着三千代的到来。

代助望着百合花，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抛入了弥漫房间的浓烈的芬芳之中。芬芳刺激着他的嗅觉，使他分明地看到了三千代的过去。在那里，轻烟一般地萦绕着自己不可分离的影子。过了一会儿，他在心里说道：“今天总算回到了自然的往昔。”当他能够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浑身感到了长年没有的安慰。他想：为什么没能更早一些回来呢？为什么从开始就与自然对抗呢？他在雨中，在百合花中，在再现的往昔中，纯粹无瑕地发现了平和的生命。不论是在这生命的表面还是里面，都没有贪欲、没有利害、没有压迫自己的道德，有行云一样的自由和流水一样的自然。一切都是幸福的，因而一切都是美好的。（《从此以后》第十四节）

在代助与三千代的爱中，没有“贪欲”、“利害”和“压迫自己的道德”，只有“行云一样的自由和流水一样的自然”。在这里，代助发现了自己的“自然”——忠实于真情实感的生活，奠定了自己新生的基础。换句话说，由于“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抛入了弥漫房间的浓烈的芬芳之中”，代助终于超越了旧我，“心灵”终于战胜了“头脑”。